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亦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音讀謹  
藏板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精義** 呂侍講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登東山下觀魯國乃知其小太山之高又非東山之比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所見者高則所取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學聖人之道亦如此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百川皆為細流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間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堯 近譬堂 藏板

**難為言**

大全慶源輔氏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之視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為衆也○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為衆言仁者難為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非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聖** 蔡虛齋曰此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話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難為言者非○或以孔子一讀而謂大疑聖人正指孔子不知何據不肯說孔子登山不知若說孔子登山便何害○林次崖曰登東山而小魯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為水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為水是起下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句若無遊於聖人之門句即此可見登東山二句之當矣

**按** 張昆詒自記其文云註中所處既高是言登山所見者大是言觀海高大二字是言孔子所處所見

是言凡人登山觀海只一劍看總是形容孔子之道之大或以上二句爲孔子所處之高下二句爲常人見孔子之大者非也愚謂此說極是註中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不足觀分明平說在道裏不知俗解何見而以所處屬孔子所見屬學者也况登山觀海正與遊字是一例朱子或問語類俱云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與也如俗解則只觀於海者難爲水二句是與矣且孔子二字不頓斷竟孔子登山小天下則凡登山者共眼界空闊當亦與孔子同與聖人之遊存何手法乎且泥定孔子登泰山則孔子小魯時尚不小天下而猶存等級層次乎語意都不通而世人從之數百年亦可嘆甚矣○毛詩中以兩句與兩句者不可枚舉其餘變例甚多如以一句與兩句者如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與樂只君子那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是也有以四句兩物而與二句一事者如蒹彼柳斯鳴啞啞有漚者淵萑蒿溱溱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告

近譬堂藏板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之一連三章是也此處登山觀海起下遊聖人之門一句正與此一例但孟子非有心作詩之興體特有類於興如觀水有術四句又用比流水之爲物四句又用興總是一時興會所至故觀於海一故字只是從登山轉出觀海不必以承上另一意爲疑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伊川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又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湍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但容光者無不照故

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蔡虛齋曰註則知其源之有本謂知其源之爲有本也非源自源而本自本源卽水之本明卽日月之本○灑字與照字對不與明字對

**按**上既說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則已見聖道之大矣此一節又必於大處知其本者蓋不知其本之所在則徒見其大何從下手處惟知本之所在則源流了然而後可循序漸進庶由成章以至於遠耳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圭

近譬堂藏板

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此**章雜取衆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興也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與也觀濶容光比也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以默識於言意之表矣

**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爲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者如鶴鳴於九臯之類與成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鸞兔桑木之類是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

**那**裏不得

**大**全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既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

做得明日又休了。

**精義** 伊川曰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又曰：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慶源** 輔氏曰：如自有諸己之謂信，至于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于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于此而通于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遽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于道，必成章而後達。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陵節懸空妄想而幸歸於無所得。○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學者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林次崖曰：成章註雖解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要亦隨地。位而

### 朱子異同條辨

####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 美

近譬堂藏板

言耳與論語裴然成章一殿，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箇成章如善便成箇善，信便成箇信，美便成箇美，大便成箇大，這便是成章。如此說方與盈科後進相似，道理亦是如此。○朱子註孝真箇是孝之說，有碍。此是說論語裴然成章，誤修在此，必如其說，則孝未成章者不成，都不做弟，故曰有碍。**蔡虛齋**曰：此處對下句只是說盈此科而後進，彼科亦足於此而通于彼也。盈此科以況成章，而後進彼科以況入聖，不必說幾箇科幾節成章也。○不成章不達大註云：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夫成章非以漸所以成章者，以漸也。故本於所積者厚，夫所積之厚非以漸而何。

**按** 若只說學者造道必以漸而進，尚未見成章後達意思，須知盈科後行有跡。以盈科者，則求便自然行，成章後達有所以成章者，則道便自然達。故朱子謂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透過那邊不得。蓋此謂這工夫充滿方達過那一重，謂之成章者，積厚而成。文章乃見此，一層充滿也。成章只是足于此之意。

達只是通於彼之意。若謂必以其漸在戒章之前，既戒章則是工夫盡頭，更不消以漸則學至戒章止矣。却又要達箇甚處。惟林次崖節節都有箇成章之說。甚好。如善必戒箇善底。章方可達。至信信必成箇信底。章方可達。至美一步步達了去。正如流水一科盈了。又行一科去。總是步步踏實地做工夫。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蔡虛齋曰：凡無所為而為，只見理之當為而為者，善也。若有所為而為，則雖其所當為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王觀濤曰：雞鳴固是夜氣精明之時，然自雞鳴而起，便去為善為利，便舍得日夕。

朱子異同條辨：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三

近譬堂藏板

不已意。二為字有主念言者。拘雞鳴時說也。有主事言者，不拘雞鳴時說也。亦兼得。○張彥陵曰：徒字猶云是舜一邊，人是蹠一邊。人按未起時，便有雞鳴以動之，此便見不能不存。所為乃天真也。方雞鳴時，即必以一起乘之，此便見必有未形而便孳孳為善利亦未形而便孳孳為利。這孳孳二字，直該到事為以後。○伊川謂計較是利無計較是善，乃就當下當為即為，不生得失何用計較。總計較得失便是利矣，或不以程子為然而謂為一身計較是利為天下計較是善，說到有權位上去，與此章本旨無干。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

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論語** 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亦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爲要。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也。

**孟子** 敬之問利與善之問也。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爲利。只見理不明。才差些便又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爲美。○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爲之間。○利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夫

近譬堂 藏板

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利害若只是利害。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只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若才有心。要人親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爲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爲皆善。但有一毫欲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麝之屬。上面只着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爲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饒着。一點腦麝。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用之問舜。孝。孝爲善。未接物時。只主于敬。便是爲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着。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已物。

**精義**明道曰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公與私也經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爲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爲義認人欲爲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爲善明日怠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爲善之力而不務則庶乎不流爲聽之歸而人皆可爲舜者將真可以爲舜矣此章亦所以過人欲擴天理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學學不已則庶乎可以進于聖人之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爲善也必如是而後爲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矣

近譬堂藏板

接物時爲無所用其爲善之力乎○蔡虛齋曰泉源既而難以見其相去之遠曰利與善之分以見其所爭之不遠所爭之不遠者差之毫釐也相去之遠者繆以千里也孟子示人以取舍之幾如此○林次崖曰人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從人欲便是利舜是爲善之極跖是爲利之極當其發動之初二者相並其間相去只有毫末惟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爲舜矣自其利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爲跖矣故舜與跖之相去善惡雖甚懸殊原其所以分只在利善之間無甚差遠其始也只毫釐之差其終也乃千里之謬可見人當於其間而使之至差謬之遠也○或問問與曾子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別曰問曰獨幾又後一步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在此其中問則曰問○王觀濤曰欲知舜與跖之分亦承上舜跖之徒來非正較舜跖也○分字正應問字分兩路分開也問者兩條路界限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最懇切人心本有善無利講語亦要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半

近譬堂藏板

有分曉有低昂不必是善與利兩念並發於心而兩持未決纔謂之問人豈無一直向善者乎又豈無一直向利者乎但據善端初起微別於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望狂即從此分即是分於善與利之間○呂晚村曰問字有疆界有幾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不切實矣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下手處不切實矣

**辨**按舜與跖之分在利與善之間而分別善利之間全在於知孟子本文知字只在一念審幾上說但所為雖善而稍尋自家德便處便已是利此間相去甚微而審幾時能知之甚明者以先有格物致知之功也不可便將此知字當了致知之知○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裏此如出乎道心便是人心又如操則存舍則止一般非發一念既要為善又要為利之謂只自家發一念出來便須審一審看我此念是為善否是為利否為善則舜矣為利則跖矣又看我此念是誠於為善否是不誠於為善否誠於善則舜矣不誠於善則依然是利而跖矣只是知舜跖之分當在善利之間不是發一念定在善利之間

**禎**按舜跖是已成就處故舜跖之分極遠然分只從一念之善利分起故問字之相去極微才出於善便以利言如才發足不向東走便向西行又問者只是出此入彼之介非限定兩條路如向東一條大路是善你便不向西若向南向北亦都是利並即向東而東之中有偏邪小徑亦都是利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

利物是也

**語類**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己列子云伯成子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

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謂先語大道，後却涉些姦詐，如云：知我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爲。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厚之問，孔子何爲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一官，自知禮只是以爲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又曰：莊子數稱楊子居之爲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齋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也。

**同**蔡虛齋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總是言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總言其凡苟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爲也。○呂晚村曰：楊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近譬堂藏板

墨之分不闕出處，楊經世也只是爲我墨修身也。只是兼愛子莫執中，也不是出處之間。

**論**按楊子僅足於爲我，不是修己工夫，只是自私自利之意。但他以此倡教，便見爲我有許多好處，不爲我有許多病處。人人爲我，則天下自治，是清淨簡默爲貴。人人不爲我，則天下多事，是紛紛煩擾爲憂。拔一毛而利天下亦不爲，方見爲我之至。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也。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王觀濤曰：爲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非楊墨自說要如此亦

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於此耳與斷論于莫

者一般

辨捌為我兼愛即非楊墨自立此名然錯舉其學術之大綱自不外此非孟子強名之也觀墨者夷之亦自云愛無差等可見或謂楊墨方自以為是安肯以兼愛之中而不自知也既以之倡教豈不願以之自居但謂披一毛而利天下不為與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是孟子就所執之偏而推之則可耳

###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全

近譬堂 藏板

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語類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論箇

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中一名而函

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同。曰然。

**附**大全朱子曰。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矣。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

### 朱子異同條辨

####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

**精義**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於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又曰。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衣。則非中也。便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如顏子之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仍如禹稷之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稱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又曰。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楊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

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首重而未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則誤矣。又曰。猶坐於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卽所謂權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舍

近譬堂藏板

同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畧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畧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爲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未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爲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蔡虛齋曰。註云。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其爲我不至如楊子之固。其兼愛不至如墨子之泛。蓋不揚不墨而中立以爲道者也。此是不識中故也。○王觀濤曰。近之。近似於道也。道中而已。子莫執中。據其名迹。近似於道。不作猶賢於楊墨說。蓋彌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賢。○陸稼書曰。此章權字。與論語未可與權權字稍異。論語權字對經字說。此章權字對衡字說。皆是隨事任理之心。然對經字說。則只在處變上看。對衡字說。則通常變在內矣。

辨按語類云。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程子亦有此論。然須知此但釋中字之義。見其無有定在隨時以處。卽所謂權也。非謂禹稷似兼愛而墨子能之。顏子似爲我而楊子能之也。又非

謂子莫執兼愛之中。便能爲禹稷之半。孰爲我之中。便能爲顏子之半也。聖賢斷無半零不落地學問子莫度於楊墨二者之間而執其中。此是把定他這一種見解認憑你甚麼事來他一半要爲已一半要爲人。必人已兩利乃得。夫天下豈有兩利之理。如讓一半便宜於人。只自占便宜一半。此其人乃最善占便宜者也。聖賢原只論道理如何。義所當爲。則爲人亦。可義所不當爲。則爲己亦不可。總不問到利害上去。然則吾儒之與異端。未於道理上別死活。先於義利上別是非。然後知楊子之利天下不爲。墨子之利天下爲之。與子莫之執於二者之間。只是一箇利而已。○或曰。楊子似義。墨子似仁。子莫似中。則亦是道理上事。而子謂其爲利者。何也。曰。似義非義。似仁非仁。似中非中。則已不是道理。分中事出乎此。則入乎彼。是利安得不

###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金

近譬堂藏板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

有害於義。○南軒張氏曰：爲我兼愛皆道也。當爲我則爲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也。○雲峰胡氏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新安陳氏曰：舉一偏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耳。○蔡虛齋曰：爲我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者，是也。兼愛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者，是也。蓋仁義本並行，不悖隨所，在而各伸其是，所謂權也。蓋中不可於道外求，中外求權道之所貴者，中不足以爲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爲中。子莫與堯舜之執中，名同而實異者，係於能精一與不能精一而已。

**按**上面楊墨二節，俱未露執一字面。於子莫之執中，無權却用猶執一猶字，則分明見上楊墨皆執一矣。故此節總承所惡執一者一句。○集註爲我害仁。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余

近警堂藏板

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時中是就他二人之執。上分說其垂處，顯處其實爲我之害仁，則已似義非義而先害乎義。兼愛害義，則已似仁非仁而先害乎仁。執中者既害時中，則又已不仁不義而兩害乎仁義矣。不然，則但謂之舉一廢一，而不謂之舉一廢百矣。○顧按：須知他舉一不是真能舉得一端道理廢了百端道理，只是舉其一偏而百端之理俱廢耳。語其變化則有百端語其本體則此一理真箇舉得一。何至廢百。他是這一上先錯了。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附大全朱子曰。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

同蔡虛齋曰。甘字不好。是不暇擇也。○問飲食正味如何。曰。此只淺說。如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便是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也。

異徐岩泉曰。舊說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作兩項比擬。非也。飢渴就貧賤中一節言。說到害心處。究其極也。○王觀濤曰。人心亦皆有善。新說云。人心亦爲飢渴所害。不像白文。有字意。還照註作貧賤爲是。

若欲渾融。但不明用貧賤字面。暗說貧賤意。可耳。  
辨按本文。明云。豈惟口腹有。人心亦皆有。分明貼出兩箇有字。而以豈惟字襯托出。亦字來。則知孟子本意。不重論飢渴之害。口腹而重論貧賤之害。人心也。

雖飢渴害口腹時也。未嘗不連及人心。然此其小者也。孟子不過借來引起耳。認真便滯。必謂不放出貧賤字面。亦是盜憎主人之意。

### 朱子異同條辨

####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 七

近譬堂藏板

##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同蔡虛齋曰。言心不爲貧賤所害。如口腹之於饑渴。然則過人遠矣。語意如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不可依新安謂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自至。須看上文。是平說。以彼喻此。不成此處。又合言之。只看大註。亦自分說。貧賤之故。或以爲饑渴者。貧賤之故也。極可怪。故字輕。只如言事故之故。非所以然之故也。○則不及人之不爲憂矣。言其所造之過人也。只就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上說。不必依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例。又不必謂不患德業之不過人。以朱註已定也。蓋亦前章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之意。○王觀濤曰。只就此安貧賤一事說。他不憂不及人。不必推開到將來德業。  
異大全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



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困貧賤而失其正理。人都未知也。孟子困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爲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飢渴。必不冥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辨**按時解有云。貧賤之害心。無異於飢渴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人能不以貧賤之故。動其心。則是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矣。如此體貼語氣。甚明。乃陳新安謂人不能忍飢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彼世有不至飢渴。而亦求富貴者。果何說乎。又謂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夫君子雖當飢渴之際。亦豈遂以之害口之正味。而既害口之正味者。又豈能不害心之正理乎。於理俱有不妥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矣

近譬堂藏板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動其心。只是有守之士。如貧而無語。又如貧賤。是人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境界取舍之分。明猶未存。養之功密。故猶有不及人處。然亦不爲憂矣。何也。已是聖賢路上人。只欠精密工夫耳。從此做去。何患不及聖賢。混兼道德涵養者。非是。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或問**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旣以爲和。又以爲介。何也。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爲和。而不知其爲

介焉。楊氏之說爲有功矣。

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介故也。

精義。楊曰。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

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

耶。乃所以爲和耶。曰。若觀其介。疑若不介。故此特言

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早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

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于小官。則其

剛介可知矣。

剛介可知矣。○大全雲。峰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

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

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慶

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

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

呂晚村曰。此正與君子不由不恭。正辨其爲聖之和。非專指其介

是之介。必不由不恭。正辨其爲聖之和。非專指其介

也。

也。○按此與不恭。意又別。不恭。就帶在和裏。面非和之

外。又有箇不恭。只和之極。便有玩世不恭之意。介又

是就他骨子裏說。若無介。便做和之聖。不得只成箇

同流。合汚之人。了介是凡聖人。都不可少。底不恭是

惠一人。所獨底清也。要有分辨。無分辨。則陳仲之廉

矣。任也要有分辨。無分辨。則苟於一介之取與。干駟

之顧視。而要湯之事。亦可爲矣。卽孔子之時。亦要有

分辨。無分辨。則仕止久速。隨人所主。而不必進禮退

義矣。故朱子謂他聖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舉惠

者。以惠之不恭。愚謂纔由惠之和。便是由不恭。如是之介

必不由不恭。愚謂纔由惠之和。便是由不恭。如是之介

由其介。則亦他聖人之所同矣。○如伯夷之清。自是

介。更不消另說了。尹之任。便也有強立不回意思。故

介亦易見。惟和與介。却相反。孟子但說他不羞汙君

不早小官。便帶他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說。但說他裸

程與借。便帶他不自失說。以他介處。難見離了介。便

不可爲聖也。或疑楊氏樂於小官。何以見其剛介。曰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允

近譬堂藏板

纒枉道事人亦可以致大官而不難矣今寧爲小官  
則亦見他介處推而言之則寧甘遺佚寧甘阨窶介  
也爾自爲爾我自爲我不爲所免亦介也任他做到  
和之極處他骨子裏介節自是鎮常如此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  
棄井也辟讀作譬軻與仞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  
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  
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  
廢自棄前功也

稽義尹曰君子之所爲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  
荑稗亦猶是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卒

近譬堂藏板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爲人而未得爲聖人言治而不  
及於堯舜皆爲未及夫泉也○雲峰胡氏曰當與論  
語譬如爲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  
爲戒矣○蔡虛齋曰有爲者可兼德學事功說不可  
專主爲學○顧麟士曰首句掘井宜頓必要及泉  
已在其裏下反言之○劉上玉曰正意只在有爲者  
三字三字內包必要成功意在裏辟若掘井亦包必  
要及泉意在裏然是開口語都宜虛含直至下纔可  
透盡

圖按顧劉二說極是蓋既是箇有爲者豈是不要成  
功底既是箇掘井者豈是不要及泉底正爲本當如  
此而不如此乃見自棄之可憤可怪○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與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者同但論語以譬如  
字直起下有進止等字面故單指爲學此章首着有  
爲者三字似不单指爲學

故集註引呂說於圈外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諸類** 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聖人之心。不曾有箇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五伯則甚大。○問假之之事。如責楚包茅不貢。與夫初命三命之類。否。曰。他從頭都是無一事。不是如齊桓尚自白直恁地假將去。至晉文公做了千般蹺蹊。所以夫子有正譎之論。頃之嘆曰。天下事誰不恁地。且如漢祖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此以為名而濟其欲。爾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從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空

近譬堂藏板

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云。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單管晏也。且如與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存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朱子曰。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附大全朱子曰。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

**爾義** 楊曰。王道本于誠意。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假此為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

**同** 蔡虛齋曰。三之字。皆指道言。謂之性者。性是自然物事。故取此立言。身體也。言堯舜性乎此道者也。湯

武身乎此道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者。也大註以仁義為言者。道不外乎仁義。且假借仁義從來有此說。如舜由仁義行。便是性之。○吳因之曰。湯武身之也。與反之要說得有別。蓋性之與反之相對。只是安勉兩意。此處把性之身之與假之相對。則性與身之處隱隱是誠底意思。在曰性則天生帶來。曰身則在已。身上着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外。面粧點。○王觀濤曰。五霸假仁義之名。以濟其私。此仁義全說得粗了。只在事迹上看。如內則驩虞小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於天下。

**辨**按性是人人同具。獨於堯舜下簡性之。卽如聖人倫之至。以性到堯舜方是天然恰好耳。世人卽道堯舜天性不渾全。亦可隨他亂道。然畢竟自是渾全做出來。皆是恰好。挪移不得分毫。故曰性之要其天然恰好處。異人在氣質不異人在理人誰不有此天然恰好。只為氣質有夾雜偏枯。故失此性耳。身之只是去其夾雜偏枯。所謂克己復禮是也。假之只是順其夾雜偏枯者。流而為貪欲之私矣。然恐人窺破却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空

近譬堂藏板

裝頭蓋面做去。究之自不能掩耳。○性字身字。本是實字。曰性之身之。便只作性乎仁義。身乎仁義。對下假乎仁義。  
顧按身之而後能復其性。則似身之在反之畧先一步。集註云。天性渾全。不假修習。亦是以不假修習對修身。體道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亦是以復其性對天性。渾全上二句。亦未嘗不對看。吳因之於換一身字。看出與假之相對處。亦佳。以此章只重分誠偽。不重分安勉也。

###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

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諸類惡知二字為五伯設也。如云五伯自不知也。五伯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林

次崖曰。假之非真有也。久假不歸。便自以為真有。不知其非真有也。此句是嘆詞。○假人之物必歸於人。歸人則已不復用矣。假仁義而不已。終身用之。便似

不歸于人也。

按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是五霸之假較湯武尤為直捷省力矣。即謂五霸假仁義而人莫覺其偽者亦非也。他假仁假義以濟貪欲之私。何人不見得。即

同盟之國屢畔。可知矣。惟彼自假得熟。子便不覺得。

### 朱子異同條辨

####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奎

#### 奎

近譬堂藏板

亦是天下無真行仁義者。他遂自家尊大慣了。只道湯武仁義亦不過如此。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

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同王觀濤曰。伊尹言。只不狎一句。下五句敘其事。○玩賢者二字。可見此章是即伊尹以泛論人臣可照

伊尹例否也。故末節不可俱泛說。

辨。本文一放一反。明有兩箇民大悅字。則放所當放。反所當反。無疑矣。然伊尹自是千古不常見之事。則固可放與。是問可做而行之否。○公孫丑下賢者

二字亦甚斟酌若不賢者之爲人臣其不可放君明矣但賢字包得濶其中更有許多差等若但賢便放不賢尚恐做不得故孟子以伊尹之志決之

#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或問程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爲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爲一有毫髮之僞雜乎其間則不免爲篡賊耳不以素行之者不著天下之疑不疑爲可奮也其曰中道者則善

精義伊尹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任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告

近譬堂藏板

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揚曰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爲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徙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祭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爲耳○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也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爲心豈一朝夕勉強所

能爲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吳孫右曰則可字亦見處變僅可之意非正說也。要見不得已意上則字以可字看緩辭也。下則字以無字看急辭也。  
**釋**按志字只作心字看。見有他至公無私之心則可耳。其不曰心而必曰志者。以志爲心之所之。尤見其專一而無他也。若只是平常立志。向志字則緩而不切矣。學曾問本文只說箇志字。而朱子曰。即以公天下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解箇志字。而朱子曰。志字已賅定。伊尹說。既是箇伊尹之志。自是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他處志字。是亦要如此。伊尹之志。是他素定如此。又問楊氏謂天下不疑。以誠意素著。天下不亦甚好。而朱子不然之何也。曰。卽誠意素著。天下不疑。伊尹心中却不計較。到此只是自家爲國家宗社之心。至誠惻世。自己不得。此時卽天下疑之。亦不因疑而不行也。霍光便是天下尚信不邁。然亦只得負罪而不辭。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奎

近譬堂藏板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精義**尹曰不素餐兮刺無功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  
尊榮子弟孝悌忠信則有功也孰若

**同**林次崖曰其君用之用其言也不是用之爲臣

**異**大全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  
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爲素餐其爲詩也  
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爲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  
之以不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修乎身若是國也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



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于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于人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爲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蔡虛齋曰其君用之與其子弟從之相對說謂君子上有功於君下有功于民主賢士之在其國而受其祿者言故曰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辨**按南軒新安之說似皆以用爲用之在位故南軒謂未用而子弟從之新安謂用則功業建也惟存疑謂其君用之只是用其言不是用之爲臣其說較切蓋丑問君子不耕而食原不指用之在位言若既用之在位又豈存耕而後食之理況孟子但說君子居是國則只指偶居是國而言其君用之只是偶一用其言其子弟從之只是偶一從其教則安富尊榮則孝弟忠信全要存兩則字其君但用其言則安富尊榮矣其子弟但從其教則孝弟忠信矣君雖至驕傲必有一二感動處子弟雖染於習俗必有一二領受處在在都是存功人國故曰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又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美

近譬堂藏板

有謂其君未能安富尊榮者以其不用也其子弟未能孝弟忠信者以其不從也非君子無功而素餐此意又微別蓋告彭更章是主君子自爲仁義說此章是主功及其國說但作補意亦不妨。若賢士在國已受其祿則爲之臣矣不耕而食何消問得蒙引亦似是而非此只指傳食諸侯各國皆降禮似無功而空食

禎按不必詩人先有孰大於是一段意思在胸中且伐檀之君子侯時之清未必即大有造於國且孟子此章不是說詩乃翻轉詩意以伐檀之君子固不素餐但僅於自食其力不素餐者小何如君子居是國有用從之效其不素餐者大也講家多牽合伐檀君子即居是國之君子一般學問人品正恐困于說詩耳孰大於是是孟子擔當世道語

###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

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附大全朱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同蔡虛齋曰尚志着力不卑汚其志而必高尚其志此即士之志也此句一章大旨下正詳之湯霍林曰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卑汚擬也

按塾問士何事問其事也若孟子謂其但尚志而無事則真不免為王子所詞矣尚志是正答何事之問見其以尚志為事也大人之事已備於尚志之中這是何等操事而猶謂其為無事也哉亦不是說此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時但尚志而大人之事僅備在此未見施行必俟得位乃行也朱子謂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於所存此行字指大行於天下國家說其實存亦不是空存於心而已即如父在觀志只人子未主張得家政難道全不行一事不成下明有居由字面須善會之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

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爲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爲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爲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蓋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爲亦不屑爲且不暇爲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于仁義則高尚溺于利欲則卑汚。

**吳**蔡虛齋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是說後來事須看朱子小註及新安陳氏註此章分明說志便是未見于事也故問曰士何事而答曰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朱

近譬堂藏板

尚志分明是未有事也○林次崖曰志者心之所之未見於事者也尚高尚也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皆據後日言其所志則如是也所以謂尚志或曰居仁由義若依後日言則士當窮居時獨無所居所由乎曰士者以宇宙內事爲已分內事安國家平天下乃其事也窮居時安得爲此但其志尚則如此耳所以謂之尚志當窮居時雖有所居所由要皆草茅細故不足當事者之事也然其細事亦必不苟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但此不言耳

**辨**如註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則已言其非不爲之事矣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則又言其所居由之事矣何得謂指後日言而今曰只空空一箇志也註不曰此士之志而曰此士之所以尚其志則分明以不爲不仁義之事而居由仁義之事爲士之所矣尚其志者矣猶謂爲空空一箇志乎只仁義而已矣一句斷定下殺一無罪非仁非其有而取之非義是反說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又是正說虛

齋疑士無權位。無無罪之殺。非義之取。遂謂指後。不知遠原。是所不為者。不過見世多殺無罪而不仁。取非有而不義。士見得都不可為。亦是當下見得分明。卓然守得定處。孟子正恐只說不為不仁。不為不義。徒高大而無實。故又說不為不仁。而所居即在於仁。不為不義。而所由即在於義。則所謂志之高尚者。誠非空虛而無實也。註云。大人之事。體用已全。正要賅定。居由上大。概言之。則居仁為由。義之體。由義為居。仁之用。細分言之。則居仁中以全心之德。為體。惟愛之理。為用。中義中以盡心之誠。為體。處事之宜。為用。處心積慮。應物待人。那一件不見仁義之實。故不但備大人之理。而已備大人之事。蓋治國平天下事。功與修身齊家之事。亦不是兩節也。但未及做出大人功業。僅僅見之一身。則不謂之行。大人之事。而謂之備大人之事。耳。謂之無事。夫豈然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癸

近譬堂藏板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

義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觀前篇所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而能自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狗名而強矯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為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

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

異王觀濤曰信其大者大者大節也此大節無定指在孟子以人倫為大節在齊人則以不受齊國為大節今只虛虛看但把信其大者其字改作為字意方融。吳棻右曰亡親戚指辟兄離母言亡君臣上下指不食君祿言。

按此章人見註中有一賢字又有小廉大節字遂疑信其大者為信不受齊國為大節又疑孟子以親戚君臣上下為大節而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之大節可信則語句又難說遂欲改本文信其大者為信為大者殊不知即信小廉為大節與亡親戚君臣上下句亦難解辨而何以便謂為賢也愚謂此章只要提起義字為眼目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信其弗受之為義也孟子却亦不道他弗受為非義但只舍簞食豆羹之義耳蓋以齊國與簞食豆羹較則齊國大而簞食豆羹小此以物論而非以義論也若以舍齊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百

近譬堂藏板

國與舍簞食豆羹之義較則舍簞食豆羹固小而舍齊國亦非大蓋簞食豆羹原吾分外而齊國亦非吾分中也何也取與義之小也親戚君臣上下乃義之大也義莫大於親戚君臣上下則不義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乃仲子已亡親戚君臣上下之大義而猶撻取不受之小義人亦以其不受之小義便信其親戚君臣上下之大義便是教他掩蓋瞞過了故曰奚可哉或曰不受不義之小何足以瞞過亡親戚君臣上下之大而皆信其為義曰齊人都是富貴科達肺腑見他與之齊國也不受則更無不義之行矣於是辟見離母而信其為不居不義之居不食君祿而信其為不食不義之食竟是以義處於親戚君臣上下之間而不知其亡親戚君臣上下矣孟子正為此故指破羣迷。如此看則集註賢字止是義字總括小廉也是義之小大節也是義之大。

讀按集註辟兄離母貼亡親戚不食君祿貼亡君臣而時解即以上下屬君臣似未妥愚意親戚有親戚之上下君臣有君臣之上下集註不分貼者以其總

承也亡字  
作無字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  
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王觀濤曰首節是綱中三節言臯陶之執法未二  
節言舜之全親首節則如之何兼舜與臯陶註可據  
○李衷一曰此章只把情法二字立案桃應之問意  
在兩難孟子之答却在答盡然各盡中却有相成之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亘

近譬堂  
藏板

○吳棫右曰執之只是執法非執瞽瞍

○蔡虛齋曰桃應此問予謂孟子當時只應答曰若  
舜為天子瞽瞍必無殺人之事也只此一語亦足以  
倒桃應之問而不復庸費一辭也如更問或為天子  
而父殺人如之何則執之之說與竊負而逃之說又  
皆無矣○徐徹茲曰周官八議自有議尊議親二項  
臯陶終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此只  
言聖人之心耳○吳因之曰此章是論聖賢用心之  
所極全重在心字心對事看蓋事則畢竟還有變通  
則如之何單貼臯陶如瞽瞍何細玩三句語氣從舜  
為天子臯陶為士說到瞽瞍殺人便見至孝親吞莫  
如舜至執法者莫如臯陶乃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  
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當此時而  
瞽瞍殺人却將如何以處瞽瞍也愚謂則如之何只  
貼瞽瞍身上見全不礙又殺不得罪孟子若從舜如  
何以全瞽瞍說起則但見舜用心之所極而不見臯  
陶用心之所極矣惟先說臯陶執法則臯陶執法之

心愈堅大舜全父之心愈迫而兩邊聖人之用心皆  
見矣不必以執之單承臯陶說為疑。聖賢之用心  
只是以天理之極為心以人倫之至為心。平事即從  
此心做出若謂心之所極固如此。事上有變通則是  
聖賢之心不誠而猶思僥倖於萬一矣。又曰臯陶終  
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將聖賢皆假  
設此模樣以待旁觀之百官萬民議尊議親待為解  
紛乎。此皆後人私詐心腸如何論得聖賢虛齋索性  
謂孟子不當如此答。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五

近譬堂  
藏板

得而廢之也

林次崖曰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  
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百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  
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極拙謂摠是國法便有所  
受不鶻突。在天為理在人為倫一而已矣。

按桃應疑舜不禁臯陶則替賍必羅於法矣以禁  
之外無術以全瞽瞍也孟子且不說不禁之外更有  
全親之術在只言法有所受非舜所得而禁也若但  
曰受則是受於天子耳曰有所受則是邇及受之源  
頭來不極之天不止次  
崖拈出天字大有卓見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蹴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皇

近譬堂藏板

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焉。耳。而楊氏以為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又竊負以逃焉。則臯陶之獄。何以異於孺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害意之過。是以徒為紛紛。而反病於理也。夫孟子之為此言。或者既不之信矣。而信之者。其為說又如此。則聖賢之心。終亦何自而明哉。○曰。然則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于周世宗。而不及于舜。何哉。鄉使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區區之心。吾不知其亦必出于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于人情而已矣。但臯陶必不為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祈于臯陶。此又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為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為愈於前。然為舜慮。而不及于臯陶。則其說亦有所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夫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起然不累于物之心。者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



矣

語類問瞽瞍殺人在臯陶則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  
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  
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  
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存  
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  
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  
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  
卽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爲是權  
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上去  
則不可○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  
何曰使舜欲爲天子又欲免瞽瞍則生議貴之說矣  
○大全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曰此事先生曰剛瞋  
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  
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縛都轉動不得若  
仁得仁何怨之有○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  
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  
極所謂止于至善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高

近譬堂  
藏板

精義楊子曰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  
問史氏以爲知權子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  
恩勝義則誅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  
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瞍  
殺人臯陶執之而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  
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忘其父民則  
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道公義竊  
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不問  
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  
也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  
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  
則宜奈何亦實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  
爲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置諸法而  
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或問使舜不去位臯陶遂  
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周禮人臣猶有議親議貴  
之辟豈有天子父殺人便置之死且如周官八議豈

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處然孟子所說只是論舜

心耳○尹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

**同**雲峯胡氏曰臯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

林次崖曰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上說都未及權

變處是就天理極致處說都未粘着人情上蓋瞽瞍

雖天子父然人不可妄殺臯陶職在守法亦不可因

天子之父而廢法故在臯陶只得執之而天子之父

非所顧也舜雖愛父然天下之公不可廢使以天子

之勢奪臯陶之法而全父固不可然坐視其父守之

于法尤不可但得竊負而逃在臯陶既得伸法守之

心而已亦得伸爲子之道是舜之所處當如是也此

是就各安身立命天理精微極致上說其間委曲以

合人情權變以從宜處却未及所以爲天理之極人

倫之至蒙引所難乃是就人情權變上說不是精微

極致道理亦非桃應所問之意依其說全無味了善

乎朱子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

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皇

近譬堂藏板

變而通之又曰亦須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今人爲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愚謂蒙引所難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也

**皇**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己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爲瞽瞍殺人而在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瞽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此義舜本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屣也是故在臯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命者舜乃去之得無廢成業而孤衆望乎此不知天命之所歸也聖人所以爲治奉天命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爲臯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臯既執瞽瞍于前而使舜得伸其竊負之義于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蔡虛齋

曰臯陶若斷然要執之舜既不得而禁之亦安得而竊負以逃乎○陸稼書曰竊負而逃依南軒說似在既執之後而翼註則云須在未執之先看來本無實事自可兼說

**按集註**屢提心字。一曰觀聖賢用心之所極。一曰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一曰舜之心知有父而已。總註則又曰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蓋孟子正因天下後世稍涉難處之事便都以私害公以情背義無所不至故認為此論以見聖賢用心之極有如此耳。朱子所謂聖賢之心合下是如人權制有未暇論者以聖賢之心只看天理如何人倫如何而不計及於權制也。若謂心雖如此權制尚不然臯陶亦可不執法舜亦可不竊負而逃。只要有一點心則是心與事分而為二。而註又何以謂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也。權制不權制聖賢此時並不問到不得已處變而通之是時勢逼撥來要如此聖賢正不願得故曰不得已也。若時勢無更變不逼撥將來則臯陶何不執之存而舜又何不竊負而逃之有哉。此尹氏所以既謂之至公又謂之至當而朱子亦謂其止于至善也。○南軒謂臯陶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又曰臯陶執耆叟於前使舜得伸竊負之義於後亦都說成權術與楊氏寧與其執之同病皆不可以論聖人之心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夏**

近譬堂藏板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

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

其氣體有異也

**請類**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

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

同王觀濤曰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大哉居乎言所開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

異蔡虛齋曰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其發歎之意全在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歎非徒歎羨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也

辨按望見齊王之子而喟然發歎是因王子之居不同于其氣體遂亦不同如此然王子却是不曾居廣居者其氣體之不同亦只是富貴氣體非仁義道德之氣體也特解謂非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愚謂孟子亦非時常把廣居放在心上裏一見王子使觸發起

來也因王子始悟廣居則孟子胸中又橫躍一廣居矣一見王子便觸動廣居則孟子胸中又橫躍一廣居矣一須知孟子偶見發嘆間序說既發移氣移體一段議論又就他車馬衣服與人同處相形然後說出况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聖

居天下之廣居來若着意若不着力是孟子神情

近譬堂 藏板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

廣居者然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人相去雖有先

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湯霍林曰。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辨按此兩節。却有三層意思。孟子雖因王子有感。但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只是嘆居之能移人。不說玉。子夫非盡人之子。與一句。雖落到王子身上。而未實貼王子身上。只言夫非盡人之子。而何所居不同。氣體便異也。故此節提起王子。方言宮室車馬衣服多同。而王子若彼者。正以居使之然也。以居使之然也。找應大哉居乎。一嘆正切王子。兄字一轉。却是推開見廣居之居。必不同於王子之居。若與王子較高下。則失之遠矣。

魯君之宋呼於埜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埜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頁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句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林大崖曰此無他居相似是孟子之言。此下當貼一句云。以此觀之。則居之能移氣也可見。而居廣居者。信乎能變化氣象矣。○王觀濤曰此非吾君二句是詞辭非疑辭。

蔡虛齋曰引魯事爲証証王子也亦要找到居廣居上。○王觀濤曰呼字貼命令意不拘定是傳呼。按凡看書當玩味語脈神情不可執一而論。有本在。所重而不得過粘。本在所輕而不得過畧者。在人。心會神領也。如此章論道理。自重居廣居。孟子原非羨慕王子之居。豈重嘆王子然又要知孟子偶然發嘆情意亦不是自誇能居廣居。而與王子相比論也。只是因嘆王子之居。而論及廣居。推論到廣居。而仍引魯君之宋之事。以証合王子之居。只此閒閒慨嘆便休。若一發嘆就要注定廣居。引証魯君事。又要回抱廣居。則痕迹顯然。便露揚詡圭角矣。敢附辨之。○聲只作傳呼之聲。自佳。於居字亦切。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王觀濤曰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敬何以有淺深蓋愛以情言敬以道合愛或聞其名而慕之或哀其窮而救之而喜其可親而昵就之未有崇垂意敬則有尊德樂道意

○狗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犬馬畜之雖兩層說却不是平對語若單說愛則愛之至亦不缺敬茲分開敬字說愛則愛有親厚意亦便有狎昵意此所以為獸畜非謂人君於賢者不當愛慕

###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

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夏

近譬堂藏板

幣帛而後有也

○王觀濤曰恭敬二字無二意故首節只單言敬○幣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而申上文豕交獸畜之意耳

○按恭敬相對有以恭主容敬主心者有恭只指大綱敬以細密言者此恭敬一連既在幣之未將之先則恭特其大而綱而敬其細密處耳○正為當時以幣

為恭敬而無實故孟子纔先下此句乍看重未將之先對幣將之後細看恭敬二字提起極重人君只少此恭敬耳若恭敬則幣未將之先早已具了惟具於未將之先故貫徹於將之時並貫徹於既將之後非未將之先有恭敬而既將之後便無恭敬也不然絕離恭敬祇成幣帛之將且亦不成幣帛之將矣

###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

實也拘留也

**精義** 尹曰苟無其實為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同大** 全趙邠卿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篤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王觀濤曰首節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愛而貴於敬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特未抽出耳亦非兩層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章

近譬堂藏板

**辨** 按幣帛之先有恭敬便是尊禮賢士不謂之拘矣纔無恭敬之實早已是虛拘故虛拘二字並無兩層斷不可拆開說拘有虛有不虛也○愚意此章君子二字極宜着眼戰國人君誰則有恭敬賢士之實大抵皆食而弗愛愛而弗敬者耳即有禮文幣帛都是無實之恭敬一班遊說策士不知虛拘不多少故孟子謂虛拘者皆非君子若君子則自不可虛拘分明有自任之意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也時解謂此章只重人君不可虛拘賢士不重賢士不為所拘說愚謂此於不可字頗少體貼  
**禎** 按此章索引以首節泛說而下二節方指諸侯淺說則首二節泛說末節指諸侯翼註則通章泛說而暗指諸侯愚謂翼註為是通章未指定那一國那一事則只泛論人君待賢之道當如此不可如此耳然當時諸侯徒虛拘賢者之意即在其中不用另說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

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歎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或問**踐形之說。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存。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格於氣稟之偏。徃於習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聖

近譬堂藏板

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

**語類**問形是耳。曰。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舉一笑。皆有至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惟聖人可以踐形。又曰。有此形。則有是色。如鳥獸之形。自有鳥獸顏色。草木之形。自有草木顏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爲。便踏着這箇形色之性耳。又曰。天生形色。便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去去踏着來路也。○人有形。形必合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踐形如踐言之踐。○問。既是聖人。如何却方可以踐形。曰。踐如掩覆得過底模樣。如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蓋形只是這形。



體色如臨表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  
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真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  
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目便  
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  
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  
是耳也而不足以別味雖同是目也而不足以別臭  
是口也而不足以別味雖同是鼻也而不足以別臭  
是雖有是形惟其不足故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  
則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聰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  
之不明以至於口鼻莫不皆然惟聖人如此方可以  
踐此形惟衆人如彼自不可以踐此形

**同**大全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他本來  
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  
性分有虧欠卽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  
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  
如何曰形色爲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爲性是  
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  
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聖

近譬堂 藏板

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  
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皆  
踐形之意也○蔡虛齋曰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  
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形色天性本來都到十  
分地位人必充得到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  
腔子○林次崖曰耳目手足形也視聽持行色也聰  
明恭重天性也耳聽之聰目視之明手容必恭足容  
必重踐形也○呂晚村曰若云形色卽是天性則是  
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目之於色四支之於安佚皆可  
謂天性也其弊必至於猖狂恣肆無忌憚而後已故  
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  
性也此紫陽有功後學之語也蓋目能視耳能聽而  
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其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  
物必有則口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合下如此反身  
而誠無所缺欠生安聖人之踐形也克己復禮主敬  
強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踐形也○踐字在聖人是  
現成字而在學聖人卽是用力字面○人講此節每  
補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爲得引進衆人意不知先

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何鄭重正要見踐形之難也但看後世講性說心出玄入妙扛得兩腳不着地然於視聽言動上何曾肯用工夫來惟共看得踐形粗淺耳孟子此章正爲此症下針

王觀濤曰聖人本來天性渾全俱無一毫虧欠種種形色皆是天性充滿此便是踐形非一一而踐之也○徐自漢曰堯舜性之純是天性不見有形色湯武身之則卽形色以會天性

按此章不是孟子論形色還是孟子論天性只爲天性無可見便聽人說善說惡無有憑據仁義禮智都說成外假雖千言萬語教人盡性誰肯信來按孟子說形色上指出天性見生來有此目便能視視豈要不明生來有此耳便能聽聽豈要不聰生來有此手足便能持行持行豈要不恭不重卽此便是天性此豈是外假不成故聖人盡性只是踐此形而已非盡性一工夫踐形又一工夫也○劉大山云宋人理氣先後之論紛紜不已惟孟子則合理與氣而一之并不分先後情粗如所謂浩然之氣仁人心也形色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壹

近譬堂藏板

天性也俱是就氣上指出理來合而爲一器卽是道道卽是器說得道器兩不相離最爲直捷愚謂孟子天資極高說理都從直捷處說如氣須集義方成浩然離了義只是箇氣耳孟子加浩然二字便把義字包了心有入心道心之不同纔落血氣便有夾雜孟子却認人心只認道心從仁上指出人心來形色如口目耳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便有嗜好之偏孟子却以一踐字包了謂命不謂性謂性不謂命兩段道理此先儒謂學顏子有準的學孟子無準的也大山所見亦太高卽器是道便有隨氣稟之偏而失當然之理者故未可盡抹宋人之論卽夫子與顏子論仁必在視聽言動上用力然下非禮勿三字則必克去氣稟物欲之私纔復得天性之本非如孟子只一踐字了却也細求之孟子說話都是且極細極高若淺看便易差却愚看陽明全集大約是從孟子差了去雖陽明心粗然亦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穩而實也

頑按若說堯舜性之純是天性便不見有形色將自

家耳目口鼻皆不消照管得而視聽聰明皆無所用之乎謂天性充滿便是踐形非一一而踐之亦非聖人雖天性充滿不待形色上做工夫然戒慎恐懼聖人未嘗一刻忘只視便惟恐不明非真有所不明也聽便惟恐不聰非真有所不聰也不待一一踐之而後踐者天理之淨全也不待一一踐之而必踐之者就業之心傳也至聖人不盡生矣則盡性工夫又在踐形上做聖人踐形是已充實此形學者踐形便是要充實乎此形○異端於吾性之仁義禮智皆說處外假吾儒雖禮樂刑政經緯天地許多事只收入身來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踐形真實工夫彼後情於氣味聲色徒養血肉之軀者不是踐形墮黜聰明而流於寂滅者亦非踐形也須兩面夾對看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菴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萬

近譬堂 藏板

○大全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爲菴猶勝於止而不爲者乎○蔡虛齋曰齊宣王欲短喪欲短三年之喪而爲菴也故公孫丑曰三年短而爲菴猶勝於絕不爲服者乎○參兄之臂以譬短喪子謂之姑徐徐以譬言爲菴之猶愈於已亦教之以孝弟以明三年之喪出於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而決不可短者也○齊宣王欲短喪何以決知其爲父母之喪乎曰喪服自菴以下則諸侯絕矣故知此所短者爲三年喪也而王子母死其傳爲請數月之喪亦可決知其當時已葬而除之理已廢故有是請也請者亦莫得如旣葬而除云耳○齊宣王欲短喪或疑是自短其父母之喪然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則父母之除宜已久矣孟子之遊非必宣王始立之日也豈爲其母或生母服乎因自短其服制而又推以及國人所謂恕以及人不忠之恕也○按齊宣短喪之時無所考蒙引謂自短其服制而推以及國人愚意齊宣無故使小民俱短父母之喪不但及國人亦且無味卽其時或自爲其母服或爲

生母服俱未可知。而愚以語意考之，必是欲改葬。侯之喪制也。蓋戰國時諸侯皆不行三年之喪矣。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以為怪而有言。君莫之行。魯先君亦莫之行之。語則三年之喪已而不行者已。久宣玉豈至今日而又欲短之乎。意蓋見當時不行喪禮為太薄，而三年諒陰之制又覺難行。故欲改而為替。庶於人子之心得以自盡。而於法制又可易行也。是知齊王這箇短喪，較先玉是行薄道。較當時是行厚道也。惟其存己之實在先，而齊王欲行替年之喪在後，故公孫丑私論於孟子之前曰：「今三年之喪，諸侯久廢已而不行者多矣。若肯為替之喪，猶愈於已而不行者乎。」如此已字，纔有根據。為替之舊，愈於已而不行者乎。如此已字，纔有根據。為替而止而丑又添出箇愈於已將欲通國皆不行父母之喪，然後快耶。齊王欲短喪，原非商之於公孫丑，在丑不過私問於孟子，又未陳說於齊王之前，乃不考愈於已之來歷而故入他長君之惡罪案，果何說乎。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聖

近譬堂藏板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同蔡虛齋曰：教之以孝弟，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是正意而喪之不可短數字，乃附說也。在本言外而意實利之。故集註及之。自紵兄者，言只是弟然弟者必孝。孝者必弟。故孟子并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可戾，孝字屬喪之不可短也。至觀濤曰：味註彼當自知四字，及示之至情非強之也二句，可見教以孝

弟之旨趣蓋人方悍然紕兄我直禁之日汝勿紕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良軌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紕矣無人說破此意

**按**子謂之三字是設言非丑有愈於已之言告齊王也但有紕兄之譬者便當教之以孝弟但有短父母之喪者便當示之以至情如孟子只告滕文公親喪固所自盡也又曰是不可以他求者也滕文公自然感動便

可驗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真

近譬堂藏板

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練緣麻衣纁緣旣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旣葬而未忍卽除故請之也

**同**大全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練緣爲其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練緣旣葬除之

**異**吳因之曰若此者何如不是問數月之喪是非何如乃是問傳之請數月者何如丑蓋欲託傅以自解取下文欲終之而不可得二句斷請數月者之是謂夫向斷教短喪者之非亦歸重丑身上去

**辨**按王子有其母死者二句是問答中偶帶序事論文法當在公孫丑口中說今先序而後入曰字倒裝法也。因之說亦悞認丑猶愈於已之言爲對齊宣說耳。不知丑並未附會齊王何用託傅以自解孟子並未責他附會之罪何得以謂夫向歸到丑身上去乎。王子不忍卽除母服自是至情何得但歸功於其

傳即其傳代請亦以王子不得自請而中其情何得但論其請之是非平時解如此者皆葛藤多事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蔡虛齋曰齊宣王欲短喪得為而自不為者也王子之請加數月不得為而欲為者也

○樹是欲終之而不可得正指王子欲終三年之喪說謂此斷其傳代請之是者謬也雖加一日愈於已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夏

近譬堂 瓶板

亦指王子不請迫切必欲其傳代請之意若指其傳請之之意則變親不出於王子矣而可乎謂夫莫之禁而弗為正指齊王莫之禁而自不齊行三年之喪非譏丑不教以孝弟蓋丑原未面陳齊王齊王亦未面諭之於丑教之孝弟每原只大概說見此等人只當教之孝弟以動其至情之不容已則自知喪之不可短矣其實師弟間都是閒論此時孟子尚未及陳之於王前何況於丑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材次者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按君子所以教人之心只得一箇所以教人之方法亦無兩般故註於此五字都在因人上說○看他那一樣人來君子便以那一一般教予之委曲造端都

在一。因。穿。上。變。化。五。者。除。私。淑。艾。在。外。其。上。四。等。亦。多。彼。此。相。兼。非。終。身。只。以。此。一。法。教。之。也。故。答。問。亦。可。以。達。財。達。財。亦。可。以。成。德。達。財。成。德。亦。可。有。時。雨。化。之。之。時。卽。私。淑。中。成。就。亦。有。等。級。之。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語類曾子學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如時雨化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夏

近譬堂藏板

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遠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呂晚邨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是第一等人。教法甚言。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也。平日積漸之功。卽下而四種亦同事。如時雨化。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希有難觀者。若說聖人概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矣。

按不是時雨未化之前。全不用教。只等後來方以時雨化之。如草木之生。非前此全不用雨露。但人功已至。知亦不能自化。必得時雨乃化。故孔子於顏曾平日亦有博文約禮。格致誠正之教。到工夫滿足時。却只汲時以雨之。○玩註人力已至句。則不重天資。只重學力。玩註未能自化句。則亦不重學者學力。只重教者點化。

###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語類**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于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財通達其才。如孔子於由賜。才是天資明敏者。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孔子於冉閔。皆以德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妙也。

**異**王觀濤曰。成德達財。據小註。是天資純粹。有德可成。天資明敏。有材可達。不兼學力者。別乎時雨化之也。新說大註。既以冉閔由賜。為例焉。得全無學力乎。

**亦通**按教人不因其所長。却要拘轉了。如何得。惟冉閔之天資。本來純粹。有德可成。聖人便就其德而成之。

其實成德處。他便在德上做工。夫安得無學力。由賜之天資。本來明敏。有材可達。聖人便就其材而達之。

其實達材處。他便在材上做工。夫又安得無學力。只他學力做處。都只在偏處有所成就耳。又須知聖人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冕

近譬堂藏板

矯偏去弊。各因所長。中亦自有變化。偏於德者。或缺于材。聖人未嘗不開其聰明。偏于材者。或缺于德。聖人亦未嘗不養以純粹。無柰此只成其德。彼只達其材。若至成德者。也無不達之材。達材者。也無不成之德。則又皆可以時雨化之矣。○學曾問此德材皆據其一偏否。曰。畢竟德占底分數較多。故冉閔便具體。而由賜。僅偏長。後來賜聞性道。又是他不僅于達材處。

###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語類**答問則早費言語。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王觀濤曰。答問者是資學俱劣。



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

**論**按分明答問畢竟師承者居多大全小註謂未及師承是該及門弟子之外亦有以答問相往來者然自重師承觀註引樊遲萬章可見○要知答問中也是要變化他底材德但他明敏不足便要開其昏愚純粹不足便要去其駁雜凡答所問皆因其一端之疑而設之一線之明而開之雖成德達材之人亦有答問但彼便不靠着答問故此又在其下然此亦不可限定他人品如曾子之魯似不及冉閔之德而賜之材及其成就却得寓於時雨化之之妙學者所以當自求

###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享

近譬堂藏板

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釋**私淑艾却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

**附**朱子曰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求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同**呂晚村曰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遞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別變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之下也要

之私淑艾中亦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諸賢成德達材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固自處之

義亦理當另起耳

**釋**按集註云竊以善治其身則淑艾二字當申看乃時解謂淑是進善意居多艾是去惡意居多善只是

善其身艾只是治其身殊不知此不是說分頭腦做工夫只容人不能親炙君子之教而私聞其善以自治乃統舉之辭豈有爲善而非治其身治身而不進於善者註用申說正有意况予私淑諸人只言淑不言艾尤可見

###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同**大全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張彥陵曰我此一句見得君子教思無窮甄陶之術亦無窮在受教者之自得如何耳

**辨**按君子之所以教者五。首一句已虛舍因人成就之意故註於上文屢下因字此又復找一句而以此字者也字指點之在君子身上合總來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合總來看當毋自棄兩意俱不可少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皇

近響堂藏板

###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同**呂晚村曰公孫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乎云何不使為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

**異**王觀濤曰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吳因之曰高美卽下註得之之妙

**辨**按下明有何不使彼句則道卽指孟子之道與顏子嘆夫子之道一般何必泛說。丑差處不但在使字只是先認錯了道如顏子仰彌高鑽彌堅瞻前忽後所謂緊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正夾形出箇由字來便是知道之高美也今丑不知申道徒嘆高美便是並不知其高不知其美也先說高方說美又擬之以登天則重在高中亦美而非以高而美則

孟子之中道重破一他高字又可知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

率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辨 射匠羿。正大爲拙工。拙射若真不爲則有棄之而已耳。何言不改不變。故說不爲正是爲處也。至巧莫如匠羿。拙工拙射而不求巧於匠羿。更無可不拙處。故說拙工拙射必說匠羿之爲不爲。改變不改變也。繩墨亦非卑爲拙工而設。彀率亦非卑爲拙射而設。但拙工亦必由繩墨。拙射亦必由彀率。故但不爲之而改不爲之而變。而非爲之而立也。兼此三層意。兩不字乃周。拙工拙射正對不能者不改不變。正以其中有至巧存焉。已。有俟其自悟意在。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臺

近譬堂藏板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語類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踊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

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  
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  
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  
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才挑動那頭了  
是那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那  
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  
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  
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或問范謂君子之  
射引而不發其待穀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故躍如  
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笑豈有君子之射常  
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却成甚射也引而不  
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  
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  
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爲甚忠  
故下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附**大全朱子曰引而不發謂解發其端而不竟其說  
躍如謂義理昭著如存物躍然于心目之間  
**同**蔡虛齋曰此章孟子之言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

### 朱子異同條辨

####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臺

近譬堂藏板

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  
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服者道有定體也語不  
能顯然不能藏者教有成法也亦惟其卑不可抗高  
不可服故語不能顯然不能藏胡氏陳氏所分貼俱  
難從○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亦以矯公孫丑所  
謂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張彥陵曰引字不發  
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躍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  
道而立就在不發躍如之內只是論教法不是論道  
體見得君子教人有可得而授者有不可得而授者  
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發者已躍然于不  
發之表蓋無所爲高無所爲美但中道而立以待能  
者之自從耳

**雲**峯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  
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然不能藏而  
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  
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數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  
高者不可貶之使卑○中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  
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壽

近譬堂藏板

語類問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務乎先生因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又如修緝禮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源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泛若上面無水來則大船小船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三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

同大全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歎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狗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歎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知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議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則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二務字○雲峰胡氏曰集註之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

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散於無用愛之雖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泛用其心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親賢為務相對以臯謨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知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濶不可意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王觀濤曰末節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如所惡於上一節是紮矩模樣是之謂不知務句虛虛活活說言外找出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猶是耳

辨攬是字緊頂上不能三年之喪二句今欲截斷作正意貼上急當務急親賢之為務二句也不得但不輕重大小之等皆謂之不知務則不知當務為急

中字至中道而立止是言非難非易耳難易二字正對下能字說陳新安遂將此句貼道有定體未免支離之病愚謂陳說固偏呂駁之亦未圓總之教不離道惟其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惟道只有一中故君子之教只中道而立苟非道本無過不及教就有難有易矣非難非易即從無過不及中出來早不可抗高不可貶以道本無高卑故教無抗貶之理語不能顯默不能藏以道不隨語默增損些子故教亦無顯藏之用道教原不相離故說教都是說道也分貼道教都謬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大全趙氏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臺

近譬堂藏板

王觀濤曰有道無道當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固以道殉身即不幸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邊多

○按君子不出則處而出處必隨乎時兩項自當平列有道時不以道殉身便是殉人無道時不以身殉道亦是殉人未見末句之當側承無道邊也○有道時則道在必行而不日以身殉道者以身不出則道無自而行也故必日以身殉身無道時則身在必退而不日以身殉道○孔子之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何等現成孟子下兩殉字便是自露圭角處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大全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也烏有所謂遶哉

異新安陳氏曰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孟子見  
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  
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  
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  
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林次崖曰未聞以道殉人  
主意正在此一句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發  
此言○王觀濤曰以道殉人道字輕既曰殉人則必  
在道以殉之失其身矣

按諸家皆把以道殉人四字一連看做當時仕者  
皆以道殉人夫當時仕者既皆殉人更有甚麼道卽  
說狂道以殉之他也無道可枉愚謂未聞以道四字  
微頓殉乎人者也爲句語氣當云未聞既以道矣而  
猶殉乎人者也以道之君子是斷不殉人底纔殉乎  
人便是無道了註云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謂彼以道  
從人者不是抱道之君子特妾婦之道耳妾婦更成  
甚道便是無道了此須要咬得斷惟南軒說最斬截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昊 近譬堂藏板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蔡虛齋曰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滕更所謂若在

所禮者意亦在於貴與賢與

王觀濤曰公都子意謂滕更以國君之弟又知來

學宜若在夫子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

問何也

按若謂滕更爲國君之弟便在所加禮其餘弟子

便可不加禮則孟子之門皆市道之交矣豈復成聖

賢乎愚謂禮只是師弟之禮在所禮亦只是當以師  
弟之常禮待之便宜每問必答不負來學之意而孟  
子竟不答之則是雖從學於孟子之門而孟子不以  
弟子相待似有外之之意  
故公都子疑而問之耳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新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勲勞。已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求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亦竭兩端之教。而膝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王觀濤曰。五問字俱是問道。但他心中却挾了貴賢等性。不是以貴賢等件顯之於問也。○賢字淺看。○皆所不答也。要看看註有所挾。則求道之心不專意。非吝教也。○湯睡庵曰。挾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大。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墓

近譬堂藏板

**圖**掘此只是一箇挾底心。腸不好。然有諸內。必形諸外。亦自有挾底氣象。見於師前。故知其受道之心不專。而在所不答。若但是貴賢與長勲勞與故之人。便道是不誠心求教。則此五等人皆聖賢所棄矣。不知除了挾之心。則五者皆可教。無奈問雖是求道。而問之時。挾貴者。便有富貴驕人氣。挾賢者。便有學問驕人氣。挾長者。便有老成而不安於弟子之氣。挾勲勞者。便有責償而望報於師之氣。挾故者。便有今日雖弟子。前日本舊好。而欲畧分言情之氣。如此則受道之心。彼先不專了。君子不但惡其不誠。而且告之亦必無益。故皆所不答。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



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附**大全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同**王觀濤曰講無所不己不可說凡事在可己者皆無所不己若果事在可己之正是合該底了孟子又何為責他只是比那不可己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做此

**釋**張彥陵曰不可己而已者全不事事是清淨家一流人其所厚者薄慘刻少恩是刑名家一流人其進銳者退速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是更張無漸一流人○湯霍林曰不可己乃事之最急處於此而已其他當次第而及者可知故無所不己所厚乃情之最切處於此而薄其他當錫類而推者可知故無所不薄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莫

近警堂 藏板

者決之無所不薄只於所厚者薄決之只就當下說非謂今日於不可己而已知他後日以漸而推方到無所不己今日於所厚者薄知他後日以漸而及方到無所不薄也着力在不可己與所厚者上於理是箇不可己便當不己而且已之更有何事已不得於理是箇所厚者便當從厚向且薄之更有何人薄不得決斷他是如此不及之弊不是說他後日流弊**釋**按不可己而已只對急廢說不推到清淨去所厚者薄只對寡恩說不推到刑名去進銳退速泛指進修有為說不推到更張去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

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同**覺軒蔡氏曰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

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爲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漸而可繼也○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雲峯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王觀濤曰進銳如何反退速只看註其氣易衰便見益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這箇浮氣最不可耐久

張彥陵曰進銳者未能得此又欲圖彼之謂觀按進銳退速凡進修有爲皆是熊勿軒單指爲學程次第雖有兼人之能亦無倍進之法爲事功亦自有事功底大小緩急雖有明敏之才亦無蹴成之治故纔用心太過便是用非所用矣用非所用只是不循理未著實非浮氣而何故觀濤說指爲學雖偏而講銳進却透切也○卽銳進時知其退速蔡覺軒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梟

近譬堂藏板

解最妙然亦只就爲此一事言張說謂進銳者未能得此又欲圖彼是以兼兩事說非正意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歐問楊氏推明程子所以論西銘之意甚善其答程子書時未及此也豈其晚年所見始益精詣也與尹

氏一本無偽之說亦善。

**種**伊川曰民須仁之物則愛之仁推已及人若老  
吾老以及人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  
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論西銘言河南先生  
曰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  
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  
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  
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  
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尹曰  
於物則愛之於民則仁之於親則親之此之謂差等  
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新**安陳氏曰理一所以為仁分殊所以為仁之義  
○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釋氏  
以不取不用為愛則非矣○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  
則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  
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  
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專

近譬堂藏板

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  
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汨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  
○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  
吾之同氣者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  
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也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  
則有差○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  
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  
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  
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  
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  
逆施之道無次序無差等非仁矣○東陽許氏曰愛  
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  
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意親又重於仁○朱氏公遷  
曰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愛物是愛之所由施皆  
偏言之仁也○呂晚村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二句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  
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存序二也  
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办此處厚一分下稍存一

分歸於一本三也。○親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終成得渾命一件。所謂仁也。異端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爲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儒者理一而分殊。只是推得去。異端二本而無分。只是推不去。兩句中兩而字正是說推得去也。

異蔡虛齋曰。此章宜先排箇物字。民字親字在這裏。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施之。以親字付之於親。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得其分。而不至於輕其所重。重其所輕矣。○陸稼書曰。通障只是說施恩有等。不必重在親親。

按上四句已是下二句道理。但上弗仁弗親是薄者。不得過厚。恐無以爲厚者地也。下親而後仁仁而後愛是厚其所厚。乃能以及餘也。於上兩而字作一停蓄於下兩而字作一推排次序自了。然矣。○上四句是從分殊歸到理一。下二句是從理一推到分殊。○若先排箇物字。民字親字在這裏。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而施之。則仁非吾性自有之理。而良知良能。不先見於愛親敬長而後。可物自當愛之。而弗

###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臺

近譬堂藏板

仁民自當仁之。而弗親遠。是他本分道理。只得如此。君子於物也。便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便仁之。而弗親不過。因物付物。使之各得其本分。之應得而已。蒙引說成勉強安排。便不是。○上只說於物於民。未說於親。然以愛而弗仁。仁而弗親。歸到親上。而以親親二字重提。以跌下仁民愛物。則重親親說。自是一章吃緊意思。况施恩有等。正要從親親等子去。尹氏一本故也。無僞也。卽是此意。孩書謂不重親親者非也。○楊氏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說。極有味。此以見分殊只是理一。中分殊而義只是仁中之義也。然則知其理一分殊。而施之有序。卽是知做到無過不及。有節有文。卽是禮。此仁之所以兼四端而該萬善也。

頑按時解謂集註序字等字。只以輕重言。不以先後言。恩意有輕重。卽有先後。未有先其所輕。而後其所重者。輕重先後。自可相因。說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語類**問急先務一段何如。曰。人人各存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今人讀書中。亦自有各着急處。若是稍慢。處理會未得也。且放過不妨緊要處。須着理會。又問急親賢也。急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臺

近譬堂藏板

因事爲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畧是如此。

**精義**楊曰。當務之爲急。莫如親賢。故舜湯之有天下。選於衆。以舉皋陶。伊尹爲先務也。○尹曰。知務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朱氏公遷曰。博施濟衆者聖人之所病。爲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以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蔡虛齋曰。下文舉堯舜以實之。堯舜之智急先務。如曆象治水。舉相去凶。是也。○堯舜之仁急親賢。則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者。也。○王觀濤曰。首節智半邊。俱屬處事。仁半邊。俱屬待人。○呂晚村曰。孟子開口便說無不知也。無不愛也。有此二句。立在前。則篤近舉遠之理。不必註解出來。而言下大意已解。此二句說在前。卽是活句。移置急先務親賢後。作補足語。卽是死句。夫句之死活。豈有他哉。惟在人移置先後之間耳。

**辨**按若說不必無不知無不愛。只要當務為急。親賢為務。則是智仁有不知有不愛矣。則是務非所務。而急亦不可謂所當急矣。註會通此意。故於當務句下補云。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可見為要事無不治所以纔急當務也。於親賢句下補云。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溥矣。可見為要恩無不洽所以纔急親賢也。如此然後成其為智者。仁者。今人率多撒去章首兩無不。竟似有不知有不愛亦無妨。如其說堯舜何不使有一夫之不獲耶。○當務須辨別得孰為當務。孰為不當務。而後於當務者急之。不當務者不急之。非智而何。當務自該得調揚氏以為即親賢者。非是。○不徧物亦指不徧物而急之。非不徧物而知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臺

近譬堂藏板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語類問**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爲務豈不爲務乎先生因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又如修緝禮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源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泛若上面無水來則大船小船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

**同**大全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狗小者爲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爲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爲務乃知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則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二務字○雲峰胡氏曰集註之意以爲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壽

近譬堂藏板

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爲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爲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蔽於無用愛之雖廣而德澤壅於下流返用其心也輔氏以爲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爲智非集註意○新安陳氏曰當務爲急與親賢爲務相對以臯謨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知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卽是急親賢之爲務仁之所爲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卽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濶不可意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爲用也○王觀濤曰末節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如所惡於上一節是紮矩模樣是之謂不知務句虛虛活活說言外找出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猶是耳

**按**是字緊頂上不能三年之喪二句今欲截斷作正意貼上急當務急親賢之爲務二句也不得但不輕重大小之等皆謂之不知務則不知當務爲急

與不急親賢之務皆在其中矣。是之謂三字。自是指點之辭。○若只是要急當務，急親賢之為務，則總註只當云：知所先後，則事有序。不當云：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矣。豈知不識全體，則心先狹隘，何從而知其為當先某為當後而行之有序乎？可見急當務，急親賢之為務，原在無不知無不愛裏面，而無不知無不愛。又只在知者仁者裏面，世間無有不知有不愛之知。仁亦無不急當務，急親賢之知者仁者矣。此意正不可不知。

# 孟子卷之十三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三盡心上 臺

近譬堂藏板

子眼亦無下急當務之意。雖賢之成，亦下其矣。此意五文。○若味着下急裏面，世間無有不急之味。成下急之味，當共某當當，無不味無不愛裏面，無不愛之味。不於矣。豈味不備全，顯恨心於然，顯而味其為只當云：味則矣。餘順事百，不不當云：備其全顯恨心。與不急，賤賢之務，皆在其中矣。是之謂三字，自是註



